

盡心盡力守本分

文／鄭敬楓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小兒科主治醫師

從台大第二年住院醫師開始，遇到支援外院時，總是不由自主選擇到宜蘭羅東醫院或花蓮慈濟醫院支援，應該是東部的碧海藍天吧，每每讓我心曠神怡。一九九五年，正好是慈濟大學開辦第二年，而當時校長李明亮、主任王本榮亦為我們小兒科的醫師。記得王主任問了句：「慈濟醫院不錯，要不要過來？」沒有多想，就接受邀約來到花蓮慈院，到今年已經將近十個年頭了。

當初念醫學院選擇了小兒科為次分科之後，就非常醉心於解開「心臟病」的奧秘。兒童的罹患比率為一百位中有將近一位罹患先天性心臟病，嚴重者，一出生就必須動心臟手術來修補，對一位新生兒而言，是攸關存活的重重大手術。在慈院的小兒心臟科，目前已可算是花東地區所有小兒診所及地區醫院的後盾；然而，若遇到非常棘手的個案，仍需轉送台大醫院的小兒心臟外科團隊接受開刀，但我們的醫師及護理團隊會全程陪伴。在慈院已進階為醫學中心的現在，仍未能組成小兒心臟病的內外科團隊，是我覺得可進一步努力之處。

自己很開心能與花蓮慈院共同成長。還記得剛報到時，便到兒科急診負責了兩年，鍛鍊出扎實的第一線處置病患的



臨床經驗。而在一九九九年唸慈大研究所的同時，申請到國家衛生研究院為期五年的醫師科學家研究獎助(Physician-scientist fellowship award)，至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進行兩年的基礎醫學研究。也就在這段期間，有機會由分子醫學的方向來探索心律不整及心臟發育的領域。而很幸運地，於二〇〇一年底回國後獲得中央研究院的邀請，並在慈院院方及慈濟大學的同意下合聘為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的助研究員，能夠同時體驗到臨床看診、大學教

課、及實驗室研究的樂趣及辛苦，也算是難得的經驗。

自己一直有個理想，希望先天性心臟病能夠在不久的將來，除了接受傳統的開刀治療外；能利用基因或細胞療法，



依照其缺損的基因或細胞胚層在胎兒時期就加以治療。雖然目前的研究仍然在動物實驗的階段，離直接救治人命尚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但自己清楚，當下的任務為建立一個合適的疾病動物模式，做為進一步治療探索的基礎，期望能很快地將動物的治療模式，轉而有效地救治人身上。

回顧過去在慈院將進十年的時間，自己完成許多人生的里程碑：找到婚姻的另一半，共組家庭、出國進修、孩子出生、擔任助理教授在慈濟大學教書、進行研究工作、在臨床診治生病的孩子和寬慰他們焦急的父母。面對這樣的成績單，心中很高興當初選擇花蓮慈院做為自己安身安心及立業的地方，更感恩前

後三任院長及副總的鼓勵及長時間的支持。

而在二〇〇四年底有幸參與了越南義診，一方面感受到當地人民貧病交迫的無奈，另一方面，則顛覆了自己對於醫生看病的理所當然。在義診的現場，才發現，醫生幫病人看病是最簡單不過的一環。在現場看到志工師兄姊忙著翻譯、教民眾怎麼吃藥、衛教，因為他們可能一輩子還沒吃過醫生開的藥，連最簡單地要照三餐吃都不會懂。然後看到在那臨時成立的小藥局裡開藥、配藥……，甚至最後志工師兄姊還需要送病患回家……。原來，

沒有這些各有專精的人一起成就，醫生根本無法替人看病。看破這一點，看清了自己的微小，尊重起各個領域的專業，想起上人所說的：「盡心盡力，就是守本分。」而目前的自己，只能盡力顧好事業與家業的圓滿，也算是作慈濟吧。

對於小兒心臟專科，大台北地區人口眾多，在專業領域上較有發展空間；相對於花東地區人口少，發揮空間較有限。而新店慈濟醫院已緊鑼密鼓地準備，我許諾將盡力結合各方專業資源，以台北為基地，連合起花蓮及新店慈院的醫療網絡，建立起慈院的小兒心臟醫療團隊，讓慈濟醫院的小兒心臟專科成為守護兒童心臟的醫療堡壘。



能做就是福氣

——記江蘇灌雲縣冬令發放

文／石明煌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麻醉科主任



排及時間上有許多的優待，當最後一堂靜態課程結束後，隊輔師兄問：「心中有何感想？」回答說：「很高興」，其實，心裡面只覺得付出太少，得到的愛護與關懷很多，因此很擔心培訓完成後跟不上師

「江蘇現在有災難發生嗎？」許多人會問這個我曾經有過的疑問。今年一月十三到十七日剛參加江蘇灌雲縣「冬令發放」回花蓮，卻也足足感冒發燒五天，慶幸不是在發放期間生病，自己笑稱江蘇零下五度還能做到流汗，居然會因為不留意，在最舒適的二十度溫度下必須躺在床上，更辛苦了家人，也深深體會「能做就是福氣」。昏沉沉之中竟然是一幕一幕發放過程的重播。

一年前開始參加慈誠委員培訓，轉眼即將受證，因為是特別班，課程安

兄師姊們。還好，課後先後遇到旭師父和旻師父，都說可以「做來補」，當下便決定慈濟路上有我，看到冬令發放的公告便列為必然的行程。

發放當天，根據氣象預報有低溫（當然是零下幾度），也可能會有暴風雪，穿上了衛生衣褲，加上慈濟賑災夾克和外套，還是忍不住的不斷抖動。發放的物品有防寒衣、棉被、衛生衣褲、凡士林、食用油等等，我分配到最後一站的麵粉發放，一人一包，每包三十斤（十五公斤），一戶五人就發給五包，依此類

推。

就這樣，依據每戶人口數，一次一包、二包、或五包不等，一車一車推放在手拉車上，一面顧慮老爺爺、老奶奶跟不上；一方面又希望直接問候膚慰；再一方面鄉親們有如潮水般一波一波湧入，只怕一不留神，弄錯數量，就有人整個寒冷的冬天難熬。只有果決、使勁，不敢有絲毫猶豫；自己一面看著發放單上的口數，一面就大聲喊著：「一包、二包、五包……」，一面眼神和志工們交會確認，一面看著麵粉正確無誤的堆放在車上，一面攙扶護送爺爺奶奶跟上拉車，因為後面一位立刻會出現，有時候拉車不夠還要變通，或兩或三位一起使用同一部，有時候後面的手拉車來得多又急，前一車還沒有裝載完成，眼見就要塞車，就需要跑步幫忙裝載，一天下來可是比上麻醉還要緊湊呢！第一天發放結束回旅館更衣時才發現內衣全溼透了。因緣殊勝，兩天來可以親近一、兩千位菩薩，如果不是發放，有誰會在大冷天裡還樂意把他們粗糙的雙手握向陌生人，給予祝福。您知道十萬公斤的麵粉是多少嗎？剛好是我們這一組兩天來發放的麵粉總重。

期間，有一、二事感觸很深。隨著發放接近尾聲，堆放在地上準備要發放的麵粉越來越少，當最後一位發放完畢時，當地志工、公安、鄉長、領導們一陣叫好鼓掌，我趕上前去一一與他們握手道謝。大家的心放下了，藩離退卻

了，笑容自然了，連天氣都變得燦爛暖和了。發放期間，經常一戶只有老爺爺或老奶奶一個人，以為都是敬老院（安養院）長輩，一問之下大部份是自己一人生活，也有鄰居幫忙看顧的。最意外的是有幾次有八、九歲的孩子，也是一人一戶，一問之下竟然也是自己一人過活，蹲下去面對面再一次確認，那孩子抬起頭點點頭又把頭低下去，頓時感覺一陣心痛，那是怎樣的日子？念頭一閃而過，下一位排隊的鄉親已到面前，腦子裡還想著那才八九歲的孩子，在那樣的環境下竟然沒有家人，他是怎樣過下去的？自己從當住院醫師開始就養成習慣資助世界展望會給國、內外的兒童。他們也許是單親家庭，也許是隔代教養，但是我卻沒想過還可以有獨自生活兒童，這樣的孩子有誰不會心疼。

「瑞雪兆豐年」，江蘇原來就是魚米之鄉，冬季作物是小麥，極耐寒害，據說如果當年降雪，隔年因為蟲害變少，融雪後水份足夠，小麥收成會很好。只是人一定得要撐過降瑞雪的年。「新年新希望」、「大年好」，是發放期間最常用來問候的話，也是我衷心的祝福。

後記：寫完後關閉電腦，螢幕居然還是一面鏡子，自己被赫然出現的自己給嚇了一跳。原來，自己本來就一直存在，只是自己太執著於眼前事務，自己看不見原來的自己而已。菩薩們貧苦示現，不就在時時提醒自己，感恩目前所擁有的一切。